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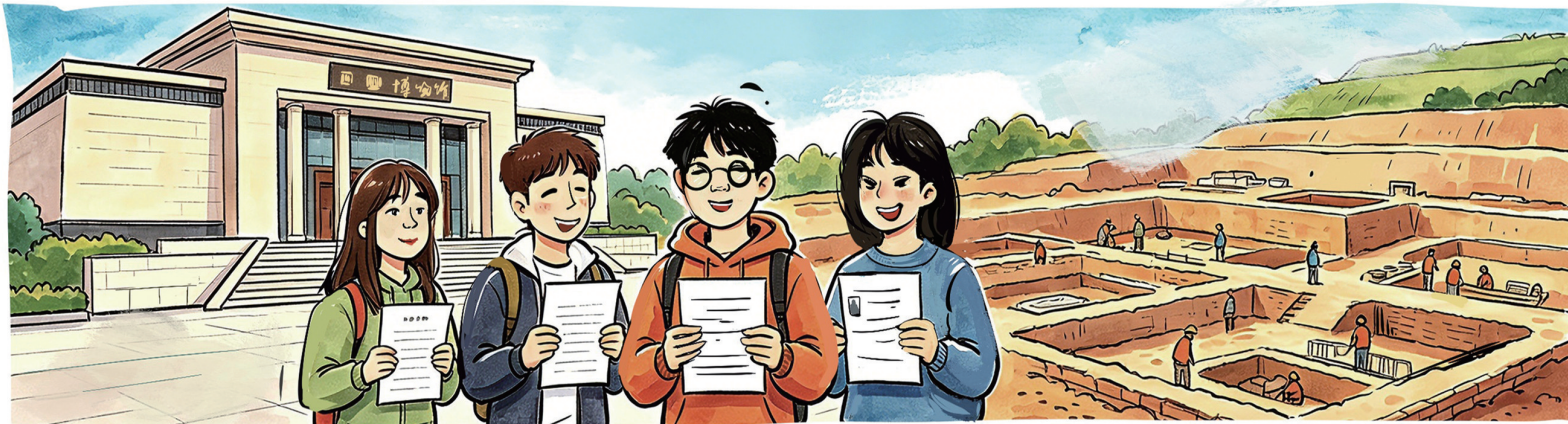
视点纵横

文博深一度

近年来,考古、文物保护、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等相关学科成为不少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热门专业。在国家持续完善文物事业顶层设计、加大投入的背景下,我国备案博物馆总量已突破7000家,全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规模约18.4万人。随着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,多地推出“带编上岗、定向培养”等引才政策。但回归到学生的个人选择上,“学什么内容、走什么路径、自己是否适合”,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。



黄卓绘



文博专业学什么?

报考热情不断升温,首先要厘清:文博专业到底学什么?

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、考古学教授贺云翱亲历了我国文博相关学科从冷到热的过程。他梳理了文博领域的主要学科分布:本科层面,“历史学类”下设考古学、文物与博物馆学、文物保护技术、文化遗产等专业;研究生层面则主要包括考古学(学术学位)、博物馆(专业学位)、文物(专业学位)三个学科类别;此外,文化遗产学也正在积极争取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。

考古学属于基础性学科,偏重学术研究,涉及田野发掘、科技考古等,对动手能力要求很高;文物学介于考古与博物馆之间,既有基础研究也可走应用路线,此专业学生可从事文物鉴定、修复、保护规划等工作;博物馆学偏重应用,聚焦博物馆教育、藏品管理、陈列设计、文化传播等实践能力;文化遗产学则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特点,涵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,涉及工科、理科和文科知识的融合。

“不同的高校,专业方向各有侧重,但近年来差异正在缩小。”贺云翱说,校外特聘老师日益普遍、学术交流更加频繁,考生不必过分纠结于学校特色,更应关注自身兴趣与未来发展方向。

在“怎么学”的问题上,他提炼了3个要点:基础学科扎实、应用学科练好动手能力、田野调查方法要正确。“考古学虽然是比较纯粹的学术性学科,但也要到田野发掘,要会用测量仪器、会用计算机建模,也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。博物馆学是应用学科,动手能力更是重中之重。文化遗产学涉及大量跨学科知识,要知行合一。”他介绍。

新兴岗位用人需求持续增加

在就业端,文博行业近年来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。

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严建强说:“文化遗产热、博物馆热、文物热的兴起已经显示了这一领域的潜力。作为历史悠久的大国,我国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发现、研究、保护与利用。”与此同时,随着前沿科技与文博的深度融合,新的职业赛道也在不断涌现——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、博物馆数字策展人、文物数据分析师等新兴职业和岗位需求持续增加。

行业热的背后,也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矛盾。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张中华指出,目前全国文博系统整体人才缺口较大,考古院所、博物馆几乎都存在用人缺口,“很多相关专业毕业生依旧觉得就业难,核心问题在于,用人单位缺的是能马上上手的应用型人才。”在他看来,矛盾的根源在于高校人才培养和行业实际需求的匹配度不足。

张中华以北京考古研究院的实际用人需求为例进行了说明:“我们需要能修复陶器、瓷器的修复人才,能画规范的文物线图的人才,能在田野考古中认识土质土色、辨识遗迹的人才。”这些技能培养和实践恰恰是目前一些高校相对薄弱的环节。他坦言,有的毕业生理论功底不错,但到了工地不知道怎么上手。而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强化对专业技能、实操能力的考核,能够倒逼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。

热度之下的从业“门槛”

什么样的人适合走进这个有一定“门槛”的领域?贺云翱认为,文博领域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,动手能力是核心要求。他还提醒,近年来,硕士学位在文博领域已成为“硬门槛”,本科毕业后继续深耕,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做好知识储备和实践积累很重要。他同时认为,对于偏应用型的方向,读博士并非必要,“比如博物馆学方向,如果纯粹做研究而不进行大量实践,应用能力反而可能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。”

与此同时,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“热爱”的重要性。兰州大学环境考古与文物科学中心教授张冬菊说:“只要感兴趣,愿意去钻研,这个领域将来会带来非常大的收获。从事哪个行业不能盲目跟风,要遵从自己的兴趣爱好。”张中华也认为:“既要有兴趣,也要有好的学习态度。”随着行业职业路径越来越清晰,他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文博行业,共同做好文化遗产的发掘、保护、研究和阐释工作。

贺云翱还特别强调“宽口径学习”和“跨学科能力”。“博物馆学不能不懂文物,也不能一点都不了解考古。学科知识面很宽,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基本要求,最终都要学以致用。”他建议,学生在大学期间打好基础的同时,要拓展外语能力和数字化技能,为未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做好准备。

用人单位视角

►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:“从业者必须沉下心、耐得住寂寞”

2024年8月,国家文物局完成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并公布相关数据:全国现存石窟寺2155处、摩崖造像3831处,总量合计5986处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全国专门从事石窟寺保护、研究工作的在编人员仅有2000人上下,平均每名工作人员要负责管护3处石窟及摩崖造像,石窟寺领域专业人才缺口十分突出。

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:“这份事业值得终身坚守”

文化遗产兼具独特魅力与神秘色彩。近年来,文博热、文化遗产热持续升温,越来越多人选择投身相关行业。如今,为一场展览、一座博物馆、一处考古遗址专程奔赴一座城市已然成为普遍现象。良渚、三星堆、石家河等知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,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。

考古与文化遗产本身是多学科交叉融合领域,结合行业发展特点,我认为从事相关专业的人才需要具备以下能力:首先,要夯实专业基本功。必须掌握扎实的考古、

无论是石窟寺的文物保护、学术研究、日常管理,还是活化传承利用,各个环节都急需高素质专业人才。同时石窟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,基层工作点位远离城区,正所谓“深山藏古寺”,这份工作注定清苦。想要深耕石窟寺事业,从业者必须沉下心、耐得住寂寞,以樊锦诗先生为榜样,做到“择一事、终一生”,坚守文物保护初心。

古建筑、文物研究等基础知识。其次,要具备创新思维。要立足文物、古建筑、考古遗址等做好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让文化遗产真正“活起来”。最后,要拥有跨学科融合能力。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离不开科技、哲学、社会科学等多领域知识的结合,开展相关工作时,需要灵活运用多元知识、整合多方资源。

考古与文化遗产领域是一片前景广阔的热土,文创等相关产业也蓬勃发展,这份事业值得大家终身坚守。

高校声音

►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王小娟:“引导人才快速完成从理论到实操的转型”

在基层文博单位调研后我发现,“能走得远”的文物人才,需要扎实的文物专业理论知识和过硬的专业实操技能,也需要“传统技艺+现代技术”复合型应用能力,还需要社会化实践积累。

结合教学实践,我认为,当下文物人才的培养虽已朝着跨学科融合、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向努力,但仍

存在一定短板。具体表现在,进入职场后,专业实际应用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较欠缺,这也是目前多数高校在培养学生时相对薄弱的方面。对此,我认为,一方面,高校要主动对接文博单位,在实习阶段推动人才尽快融入社会;另一方面,文博单位也要对新入职的人才进行目标岗位所需技能的培训,引导文物人才快速完成从理论到实操的转型。

学生心声

►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大四学生 陈一

考古学依托实物遗存能够还原文字记载之外的古代社会风貌,让我们全方位、立体化了解古人的生活与文化,解锁真实鲜活的历史过往。本科期间,我坚持理论结合实践,先后参与新密曲梁遗址、北京光源里遗址、牛街遗址的室内文物整理工作,以及西安团结村汉墓的

田野发掘工作,不断积累考古实操经验。

在文物整理工作中,我常会遇到陌生器物,查阅文献、梳理资料攻克知识难点、解读文物价值的过程,让我收获了极大的成就感。我始终坚信,考古工作能让尘封文物“开口说话”,要不断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与人文价值,向大众传递中华文脉的温度与底蕴。目前我已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,未来将继续深耕田野一线,精进专业能力,潜心于文博领域,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。

►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班硕士生黄依婷

2025年,我被景德镇陶瓷大学文物学专业录取,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科技考古。

我认为,现代文物学是人文与科技深度交叉的学科。文化遗产保护偏向田野调研、规划保护与活态传承,而科技考古更侧重用科学实验、数据检测,客观还原古陶瓷的原料配方与古代制瓷技术,让文物研究更加科学、严谨、有据可依。

我目前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所检测室担任助研,主要负责XRF(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)古陶瓷成分检测相关实验工作,积累了扎实的科技考古实操经验。同时,我多次跟随导师进行田野考察,深入各地古窑址、古代制瓷遗址进行调研记录,兼具实验室科技研究与田野调研的实践经历。

在职业规划上,我希望依托专业知识,参与更多文博、文化遗产与地方陶瓷文化建设工作,将专业所学融入实际工作,助力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。

►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考古学博士生吴慧

考古学本质是一门通过实践去复活历史的学科。它不只是看历史文献,更要走到田野里,通过一块陶片、一层土色、一座墓葬去补充、解释,甚至修正历史。

前些年存在“毕业生多、对口岗位增长慢”的情况。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和社会各界对文博领域的关注,情况正在发生变化。一方面,各省市县的考古所、文保中心、博物馆持续扩编,很多地方还新成立了考古研究院(所);另一方面,事业单位的招考名额这几年明显增加,尤其是田野考古、科技考古、文物保护方向。当然,竞争依然存在。

我认为,现在是进入考古学的“黄金窗口期”。从“考古中国”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,国家投入在增加,基层岗位和项目经费都在增长;考古勘探、文保科技、文化遗产旅游规划、文创等方向的岗位需求不断增加,融合发展趋势明显。在此背景下,我在学好基础理论的同时主动下田野,学习测绘、摄影、GIS(地理信息系统)、三维建模等技能。毕业后我可能考虑去基层单位,那里项目密集、人才缺口大,是积累和锻炼的好平台。

在职业道路上,考古不是一条轻松的路,但它是一条越走越有底气的路。挖过的每一个探方、清理的每一个遗迹,都会变成走好这条路的职业储备。最后,我认为,热爱是最好的竞争力。

(本报记者 刘海红 采访整理)

文博专业「热」了,学生该有哪些「真功夫」

本报记者 刘源隆